

日本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



叶琳 主编

现当代日本文学
女性作家研究



NLIC2970940006



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本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



叶琳 主编

现当代日本文学

女性作家研究



NLIC2970940006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当代日本文学女性作家研究 / 叶琳主编.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0

(日本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305 - 11699 - 5

I. ①现… II. ①叶… III. ①女作家—人物研究—日
本 IV. ①K833.1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038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日本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

书 名 现当代日本文学女性作家研究

主 编 叶 琳

责任编辑 李廷斌 田 雁 编辑热线 025 - 83596027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3.5 字数 360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1699 - 5

定 价 60.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日本“女性文学”最初在平安时期(794—1192)被称为“闺秀文学”或“女流文学”。这主要源自当时文坛出现了一批很有才华的女作家和女歌人,如紫式部、清少纳言、藤原道纲之母、和泉式部、菅原道标等。她们都出身于贵族,属于大家闺秀。她们通过物语、随笔、日记、和歌等形式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生活在宫廷内的所见所闻以及贵族社会的精神面貌,把日本女性文学首次推向了高潮。

到了明治时期(1868—1912),随着写实主义优秀小说家樋口一叶的横空出世,加之明治末期至昭和初期女性评论家、作家、妇女运动领导者平冢雷鸟于1911年成立了“闺秀文学会”,同年9月创办了《青鞆》杂志之后,网罗了一批女性作家、歌人,如茅野雅子、田村俊子、与谢野晶子、水野仙子等。她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使日本女性文学再次崛起。

战后随着新宪法的颁布,男女实现了法律上的平等,女性文学家开始以迅猛的势头向文坛进发。日本女性文学日益蓬勃发展。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日本女性作家开始主张个性化的张扬和性别的认同,反对女性歧视,渐渐落后于时代的“女流文学”一词让位给了“女性文学”。女性作家们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作主题上,一方面呈现着日本主流文学的特征,另一方面又不断趋向多元化,而且不断在写作风格上创新。到了1980年代,日本各个领域全面推进国际化,日本的经济在国际上拥有强大的竞争力,稳居世界第二位。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后现代等新思想、新知识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观念,越来越多

的女性走上了工作岗位。在这样的“新时代”下,原本就神经敏感、情感细腻的女性作家,更加激发了创作热情。一大批女性作家异军突起,成绩斐然。

从1980年到1989年,日本文坛最具有权威的纯文学奖芥川奖和大众文学奖直木奖获奖人数分别有十六位和三十位。其中获得芥川奖的女性作家达到了八位(吉行理惠、加藤幸子、高树信子、木崎里子、米谷富美子、村田喜代子、李良枝和泷泽美惠子),获得直木奖的女性作家占了七位(向田邦子、山口洋子、林真理子、皆川博子、山田咏美、杉本章子和藤堂志津子)。可以说“巾帼不让须眉”,女性作家首次在十年间的芥川奖获奖数量上占了半壁江山。女性作家们的强劲登场以及她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得不使日本文坛刮目相看,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1987年,这两个奖项增设了女评委。经过投票选举,河野多惠子和大庭美奈子这两位成绩显赫的女性作家当选芥川奖的首批女评委,平岩弓枝和田边圣子这两位享有文坛盛誉的女性作家成为直木奖的首批女评委。从此,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作为男性霸权象征的芥川奖和直木奖的男评委们一统天下的局面。

到了1990年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亚洲金融和货币危机的全面爆发,整个日本经济受到了重创。随之,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也被迫重新审视。同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女性的独立自主权都比以往更加受到了重视。在此情况下,女性作家们的创作热情持续高涨。她们依旧以一种开放式的、多元化的文学理念诉说自己的时代,大胆地表述自己的身体和个人意志,将女性的话语权提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浓彩重墨地构建了女性话语的空间,从而打破了传统日本文学的语言体系,解构了男性主义和男权思想的话语体系。她们用独特的文体和叙事方式将女同性恋、单亲家庭、未婚妈妈、异域婚恋、女性犯罪、男性缺场等反映社会时代的题材纳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1990年到1999年同样有八位女性作家(小川洋子、荻野安娜、松村荣子、多和田叶子、笙野赖子、川上弘美、柳美里和藤野千夜)和七位女性作家(北原亚以子、小池真理子、乃南亚沙、坂东真砂子、篠田节子、宫部深雪和桐野夏生)分别荣获了芥川奖和直木奖。

进入 21 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日本社会在发展中不断面临着挑战和机遇。“个性化”的写作愈加突出。除了单亲家庭、婚外情、情感纠葛以外,像身体改造、职场女性的空虚与苦闷、青春期少女的孤独与烦恼、自由职业者的倦怠与不安等等反映着日常众生相精神面貌的话题都是女作家们关心的文学主题。一方面,一些文坛“大姐大”级别的女性作家如岛津佑子、山田咏美、高树信子、林真理子、村田喜代子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佳绩不断。另一方面,一批独具创新意识的、年轻新锐的女性作家也纷纷崛起。她们以自己独到的艺术视角,崭新的文学理念,冲击的语言文字,匠心变化的艺术手法,创作了一部部优秀的作品,摘取了文坛上一个又一个桂冠,气势咄咄逼人。2000 年至 2012 年就有十二位新人女性作家(大道珠贵、金原瞳、绵矢莉沙、丝山秋子、青山七惠、川上未映子、杨逸、津村记久子、赤染晶子、朝吹真理子、鹿岛田真希和黑田夏子)获得了芥川奖,九位新人女性作家(唯川惠、村山由佳、江国香织、角田光代、三浦希昂、森绘都、松井今朝子、中岛京子和辻村深月)获得了直木奖。她们大多数获奖时年纪很轻,充满朝气。其中,双双于 2003 年下半年摘得芥川奖的绵矢莉沙和金原瞳当时分别只有十九岁和二十岁,刷新了日本文学史上获奖作家年龄最小的纪录。年轻女性作家们的文学才能和笔致一再受到当今日本文坛的瞩目,真可谓群星璀璨。正如大江健之郎早就断言的那样,将来在日本能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的,只有年轻的女性们。显然,这很值得大家去思考、去关注、去研究。

再加之,在高消费的时代,日本的女性读者日益剧增。自 1980 年代以后,日本文学已经逐渐进入了一个女性写作、女性阅读的新时代。正因为女性文学在日本文坛阵势强大,且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又不断受到日本评论界的垂青,所以有必要把现当代日本文学女性作家的文学纳入研究领域中,希望借此能给国内学术界提供一个审视和探讨日本现当代女性作家文学的平台。

本书所选取的女性作家除了一部分是芥川奖和直木奖的得主外,还有一部分是获得其他重要文学奖项、在文坛独具魅力的人物。在排列上,主要按照作家在文学创作生涯中获得重要文学奖项的先后顺序排列,与作家的

实际年龄无关。研究方法主要是将探讨与文本分析相结合,以个案分析为基础,对获奖作家的精神取向和文学价值进行整体把握;并借助翻译、哲学、美学、叙述学、文体批评和主题批评等等方法,对作家的获奖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供日本女性文学爱好者参考。

叶 琳

于镰仓市雪之下

2013年3月10日

目 录

河野多惠子的虐恋世界

——以小说《搜罗幼儿》为例 1

女性内心情感与知性的歌者

——论大庭美奈子及其《三只蟹》 16

论中泽惠的女性主义文本《感受大海的时候》 38

一部独特的“成长小说”

——读高树信子的《我那拥抱光明的朋友》 58

林真理子及其文学创作 75

论山田咏美文学的主题 98

解读松浦理英子《本色女人》中的男性观 122

描摹现代女性病态的心理感觉

——解读小川洋子的《完美的病房》 135

跨出母语之旅与异质语言体验

——论多和田叶子的翻译与创作 148

荻野安娜和《雪国舞女》 174

寻找精神家园的现代厨房世界

——析吉本芭娜娜的获奖小说《厨房》 186

论青山七惠的获奖小说《一个人的晴天》 203

从符号美学看川上未映子的《乳与卵》 224

试论笙野赖子 246

论村田喜代子(一)	
——从构思到表现	257
论村田喜代子(二)	
——意象的逼迫	269
论河野多惠子的《不意之声》	
——父亲形象的转换	280
津岛佑子·笙野赖子	
——父权制下的反抗者	292
附录 1 日本主要文学家简介	304
附录 2 西方主要文学家简介	329
附录 3 日本文学界主要奖项介绍	337
附录 4 1935—2012 年芥川奖获奖一览表	349
附录 5 1935—2012 年直木奖获奖一览表	356
后 记	365

河野多惠子的虐恋世界

——以小说《搜罗幼儿》为例

引言

河野多惠子(1926—)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文学界富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之一。河野青年时代开始创作小说,1950年成为丹羽文雄(1904—2005)主导的同人杂志《文学者》的一员,此后便频频在该杂志上发表习作。受谷崎润一郎(1886—1965)的唯美主义风格及泉镜花(1873—1939)的神秘主义风格影响,河野的作品多表现现代人感情生活的迷茫及意识深层的悸动等颇为奇异的世界,如描写亡夫频频出现,主人公的意识游离于现实与幻觉之间并充斥着肃杀之气的《意外之声》;单身女性因患了“性”结核而不得不一年内禁止性行为的《一年的牧歌》;以夫妻之爱为主题,描写因达到欲望顶点而产生杀人行为的《木乃伊猎奇谭》;描写三村清太郎与妻子麻子之间的日常夫妻生活与爱的《秘事》;以及描写在海边养病的女主人公执著地为前来看望她的侄子找蟹,从而隐晦地反映出其与丈夫之间存在隔阂的《蟹》等等。此类作品多从女性独特的视角出发,以性为切入点,分析和揭示战后女性的生存状态。它们的发表不仅打开了作家自身的文学创作之路,也给战后日本文学界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除了小说创作,河野在文学评论方面也硕果累累,她独辟蹊径,从受虐的角度出发解析谷崎润一郎文学的价值,相关作家论有《谷崎文学与肯定的欲望》与《谷崎文学的愉悦》等。

《搜罗幼儿》为河野多惠子1961年发表于《新潮》杂志上的作品。该小说获得新潮社“同人杂志奖”之后,河野多惠子渐为文坛接受和关注,正式展

开了一系列以虐恋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如其次年发表的以揭示女性的受虐愿望为主题的《雪》和《美少女》，均为获得日本纯文学最高奖芥川奖提名的佳作。可以说河野多惠子辉煌的创作生涯与代表作品都难以与“虐恋”这一主题割裂开来。因此，本文旨在以其问鼎文坛之作，同时也是其文学作品中真正意义上最早涉及虐恋的小说——《搜罗幼儿》为对象，尝试解读河野多惠子穷其一生展现给读者的虐恋文学形式及其背后体现出来的作家的女性解放意识。

一、关于“虐恋”概念的考察

我们在考察河野多惠子文学中的虐恋表现之前，首先需要明确虐恋这一概念的内涵。

虐恋是一种将痛感与快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追求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①

虐恋一般可以分为施虐倾向和受虐倾向，根据《变态心理学》一书中的分类方法，这两种虐恋倾向的特征分别为：

性施虐症(sexual sadism)指患者反复多次通过捆绑或羞辱，对他人施加躯体或心理痛苦而使其自身感到刺激，从而激起性幻想、性渴求或性行为。……施虐行为通常有殴打、鞭打、捆绑、蒙眼(感觉捆绑)、电击等行为，或是一种心理上的羞辱。病因也许与儿童早期与父母关系中爱的感觉与侵犯感觉共存有关。

性受虐症(sexual masochism)，指反复多次以被羞辱、被捆绑、被殴打或其他受苦方式来激起性幻想、性渴求或性行为。其原因可能与患者在青春期受到殴打，碰巧将性唤起与疼痛和屈辱联系起来相关。心理分析认为受虐是指向自身的施虐。^②

^①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6页。

^② 钱铭怡主编：《变态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8—399页。

虐恋这一现象早已存在，在国外，虐恋现象很早便备受关注，法国的萨德(1740—1814)可谓虐恋文化表现和传播方面的先驱者，他的理论曾受到尼采(1844—1900)、雨果(1802—1885)、大仲马(1802—1870)和波德莱尔(1821—1867)等知名人士的盛赞。但在我国，一般人往往将虐恋这种文化形式看作是一种异化、变态的心理，很少能正视或堂而皇之地谈论这一现象，直至1941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1967)翻译出“虐恋”一词之后，虐恋才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出现在中国文化人的视野之内。1998年，中国社会学家李银河(1952—)出版了《虐恋亚文化》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虐恋亚文化的基本形态、虐恋个案、虐恋作品、虐恋成因、虐恋政治以及虐恋现象对人类的启示。这部中国虐恋亚文化研究的专著，填补了此前该领域几近空白的状况。

李银河在《虐恋亚文化》中指出，由于社会传统迫使女性处于被动地位，她们的攻击性受到压抑，从而为受虐倾向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受虐倾向往往同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大部分女性因此充当了受虐者的角色。这一理论，在河野文学中诸多具有受虐倾向的女性主人公身上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围绕虐恋这一文化现象本身一一阐述，只拟以虐恋的若干表现形式为切入点，分析河野多惠子文学作品中的虐恋表现，并借此把握其表现形式背后潜藏的创作动机。

二、《搜罗幼儿》中的虐恋形式

1961年，河野多惠子因为《搜罗幼儿》这篇短篇小说的发表成功跻身日本文坛。日本作家兼评论家丸谷才一(1925—2012)评论该文时，称其“色彩绚丽华美，不妨称其为名作，作品中洋溢着令人无法忘怀的奇特美感”。河野文学的美学魅力有待今后的研究发掘，本文姑且集中在其主题内容的分析上。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林晶子因患肺结核而失去生育能力，她一方面沉溺于与情人佐佐木的肉体虐恋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则在男童被鞭打的白日梦中将自己与男童一体化，并在这种生理与心理的自虐中追求自己的平衡。小说中出现了两种交汇的虐恋形式，主人公林晶子与佐佐木的肉体虐恋以及林晶子的恋童倾向形成了这篇小说的基本构架。“《搜罗幼儿》中的晶子

一方面沉湎于与男人的虐恋行为,一方面暗暗将男童卷入其中,通过幻想对男童施虐而获得性快感。”^①

下面,我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在这部作品中表现这两种虐恋的。

1. 肉体虐恋

林晶子原本是一位歌剧团的女演员,她在近三十岁时,深感岁月蹉跎,前途无望,于是辞去了歌女之职,之后便靠练歌剧时学会的一点意大利语维持生计。一次在一家公司做技术翻译时,她结识了技术部小她两岁的佐佐木。两人都是单身,然而他们似乎无意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和未来,丝毫没有结婚甚至同居的打算。

对男人而言,她是触手可及的存在;对女人而言,他是相当不错的对象。双方就靠那种相符的性癖联系在一起。^②

那么所谓的“双方相符的性癖”指的是什么?作者随后用一种若隐若现的方式交代出来。“晶子的例假极其正常,除了膝盖被佐佐木打得足有两天直不起来那次晚了半个月左右之外,就再没有紊乱过。”^③从这里,读者开始逐渐了解到晶子的受虐倾向。后文中这表现得更为直接。

昨夜晶子想要改变一下习惯,急切地四下里寻找,最后取出一条珍珠项链递给佐佐木,鼓励道:“人造的。”“嗯,这玩意儿不错。”佐佐木将其悬在手指上晃了几晃,似乎在期待接下来的效果。他握紧它,转到晶子背后。光这样晶子就已经感觉到珍珠嵌入自己肌肤中的力感,并战栗起来。然而,肉体被鞭打的声响和疼痛随着

^① 松下千里:《一隅的发现 河野多惠子论》,《群像》1987年第8期,总42期,第282页。

^② 河野多惠子等监修:《女性作家系列9 河野多惠子/大庭美奈子》,东京:角川书店,1998年,第21页。

^③ 河野多惠子等监修:《女性作家系列9 河野多惠子/大庭美奈子》,东京:角川书店,1998年,第23页。

珍珠项链的断裂瞬间消散了。……二人苦笑起来。^①

由此可以看出，晶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受虐爱好者，而佐佐木也恰恰配合了她的这种偏好，他是一位施虐爱好者，两人因此可谓趣味相投。随着情节的发展，作者对他们的这种虐恋的描写也几近极致：

两个人都偏爱肉体发出的声音。基于这一要求，情致越高昂，两人的声音便越激烈，并且一阵盖过一阵。昨晚佐佐木找了一根长塑料绳代替断开的项链，晶子的喉咙便成为发声的主体……喘息着的心脏因为火灾的冲击血流停止了。晶子知道，之前在空气中飞舞的热铁粉般的躯体正在急速冷却。她试图保持意识清醒。虽然感觉似乎隔了很远，但是耳边仍有佐佐木的声音在回旋……脉搏渐渐微弱下去。^②

可以说，这段描写将晶子与佐佐木的肉体虐恋展现到了极致。与两人之间真实的肉体虐恋的一目了然相比，恋童、自虐等林晶子潜在的个人性的虐恋又是如何体现的呢？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姑且称之为与“肉体虐恋”相对的“精神虐恋”。

2. 精神虐恋

如前所述，《搜罗幼儿》一文中除了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主人公林晶子与佐佐木肉体上的虐恋外，另外有一条线牵动着整篇文章的发展，即林晶子厌恶女童、挚爱男童这条隐线。通读全文可以发现，文中关于林晶子的肉体虐恋与精神虐恋的描写互相交错、渗透，共同构筑了整篇文章的脉络。

表现一，厌恶女童。文章一开始，作者就直白地描写了主人公对女童的厌恶情绪。

^① 河野多惠子等监修：《女性作家系列 9 河野多惠子/大庭美奈子》，东京：角川书店，1998 年，第 28 页。

^② 河野多惠子等监修：《女性作家系列 9 河野多惠子/大庭美奈子》，东京：角川书店，1998 年，第 30 页。

林晶子在男女老少中最讨厌女孩子——三岁到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如果晶子像普通人一样结婚生子的话,现在应该有一个年纪差不多那么大的孩子了。她经常想,如果那是个女孩子会怎么样呢?……那种感情,同对美貌幸福又傲慢的女性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以及自私的老人的那种厌恶完全不同,那是类似于讨厌蛇、猫和青蛙的人看到这些小动物时的避讳。^①

而且面对“越是具有那个年龄段特征的女孩子,晶子便越是觉得难以忍受。白色的皮肤、肥嘟嘟的体型、娃娃头、后脑勺洼里剃过后的发茬色、尖锐高昂的声音,最后甚至连那女孩周围所有物体的颜色和形状,都会使她感到烦闷”。^②她甚至连想到自己曾经也经历过这样的年龄阶段都觉得无法忍受。可以说林晶子始终固执地将女童排斥在自己的意识之外。

李银河在分析虐恋的成因时曾指出,童年经历是导致虐恋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林晶子的虐恋行为是否也同其幼年经历有关?作者一开始便决然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对晶子来说是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最幸福的,从来没有留下过丝毫不快的记忆。在所有的孩子当中,她也是最幸福的,少女时代的她是快乐的”。那么,是什么让林晶子对女童产生这样一种排斥心理呢?评论家山内由纪人(1952—)的观点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晶子厌恶的是潜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女性”这一性征本身。即是说,她将女性这一性征对象化。女孩的身体使她想起曾经的“厌恶情绪”。人在自我觉醒的同时也是性的觉醒。当然,如果能够主动地接受自己的性别这一既成事实当然相安无事,但是,如果有些孩子对自然赐予的性别抱有不安或忧虑,恐怕就会步入一种灰暗的人生吧。

^① 河野多惠子等监修:《女性作家系列 9 河野多惠子/大庭美奈子》,东京:角川书店,1998 年,第 8 页。

^② 河野多惠子等监修:《女性作家系列 9 河野多惠子/大庭美奈子》,东京:角川书店,1998 年,第 8—9 页。

.....

晶子是一位对自己有着变形的爱的女人,这种变形的爱表现在对男童的特殊偏爱上。^①

换言之,林晶子之所以厌恶三岁到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是因为自己当初就是在那个年纪开始萌发自我觉醒意识,在性方面也情窦初开,以致之后将这个让她想起女人这一性征的年龄段抽象为自己的女性体验,将其对象化,对这一年龄段的厌恶正是她对自身女性性别的厌恶。这一点在她偏爱男童方面也有所体现。

表现二,偏爱男童。林晶子在执著于排斥女童的同时,对男童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只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晶子注意到自己特别喜欢同样年纪的男童。而且随着她自己年纪的增长,这种感情越来越显强烈,尤其是最近更是一发不可收拾。”^②她甚至经常买一些男童用品,或送人,或单纯放置,只因为那些物品让她想起男童的可爱而给她带来兴奋。小说在结构上前后呼应,以她为男童买衬衫为始,以遇见一个吃西瓜的男童压轴,反映了主人公偏爱男童的倾向。甚至连她与佐佐木的肉体虐恋也与这种精神虐恋性质的恋童倾向有关,如她当初被佐佐木吸引的诱发点就是因为佐佐木向她讲述了一段帮助产妇接生男孩的经历。从佐佐木的这段经历中,晶子感受到了一种残忍与快感,并由此发现佐佐木符合她的口味。

然而,晶子并不希望自己的这种特殊偏好为佐佐木所知。“尤其是经历过昨晚几乎自杀式的快乐之后,她更加偏执地贪恋幼童。而且这种对幼童的偏执的感情,并不希望为佐佐木所知。”^③她希望在自己的世界中独自享受这种快乐。

在小说的中间部分,作者描写了一段主人公的意识活动,即细致入微地

^① 山内由纪人:《河野多惠子的表现世界 战后身体论》,《群像》2001年第1期,总56期,第292页。

^② 松下千里:《一隅的发现 河野多惠子论》,《群像》1987年第8期,总42期,第9页。

^③ 松下千里:《一隅的发现 河野多惠子论》,《群像》1987年第8期,总42期,第32页。

描述了男童被虐待和殴打的过程。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主人公从偏爱男童转向了厌恶男童,而同样能够从晶子的自虐倾向中找到解释。也就是说,主人公在此将自己与男童一体化,男童就是晶子的分身,男童的受虐就是自己的受虐。对于有自虐偏好的晶子而言,她在男童的受虐过程中可能感受到精神上的痛苦,也同时得到了受虐的快乐。

表现三,否定母性。纵观河野多惠子的诸多名篇可以发现,河野倾向于在作品中塑造因患肺结核而无法生育的女性形象。同样,《搜罗幼儿》的主人公也因为患上肺结核病而失去了生育能力。

此外是两三年前的肺结核。虽然恢复得挺快,然而当时晶子的结核病是相当严重的。治愈的时候医生告诫说今后很难生孩子了。然而,即便他当时说可以生,晶子也实在没那个打算。外部条件暂且不说,生病以来她的体力和精神出现诸多不稳定情况,何况也不能再做那些日常性的渐进的事情了。佐佐木的表现可能也与此有关。与从前相比,她变得更加不适合生育,更加缺乏母爱了。

而且她也习惯了自己的身体不能生育这个事实。想起这一点她甚至觉得有几分喜悦和得意。^①

通常“女性”与“母性”是无法割裂的一体两面,而《搜罗幼儿》的主人公却固执地否认和拒绝身为女性的母性特征。我们不能将此仅仅看做是作者对其自身生活历程^②的复制,而需要从中挖掘作者屡次设计这种形象的深层动机。

女性是“囿于性的存在”,因无法超越,不能拥有个人的自我,不能拥有自我意识而感到焦灼。这是对那种寓自我于生殖机能,心安理得地沉溺于肉体之中,没有精神力量的“女人”的嫌恶。黏

^① 河野多惠子等监修:《女性作家系列 9 河野多惠子/大庭美奈子》,东京:角川书店,1998 年,第 23—24 页。

^② 河野多惠子于 1949 年患肺门周围湿润症,1958 年患肺结核。